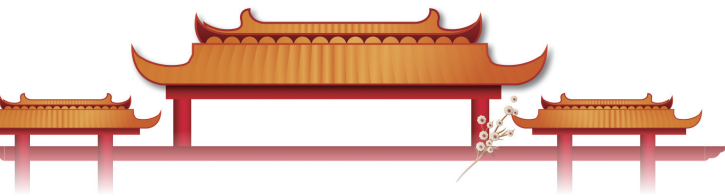


月满冰轮, 珠崖人踏春阳

■ 曾庆江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节, 古代又称为上元节。由于仍然是在年关中, 再加上是新的一年里第一个月圆之夜, 因此格外受重视, 不少地方甚至有“元宵大过年”的说法。古代的海南和内地一样, 有着夜游观灯的习俗。这些在古代海南文人的诗词中有着明确的表达。

A⁺ 白玉蟾上元观灯

在宋代的海南, 白玉蟾是一个不得不说的名字。作为道教中人和著名诗人, 白玉蟾常年云游, 是海南典型的岛外游子, 他的元宵夜是如何度过的? 当然是外出观灯, 并将这份情致写入诗中。

白玉蟾少年即有诗才。据史料记载, 他12岁到广州参加童子试, 曾以“大地山河作织机, 百花如锦柳为丝。虚空白处做一匹, 日月双梭天外飞”的诗作惊动主考官, 但被认为狂妄而落选, 白玉蟾逐渐厌倦科举考试。16岁时离家云游, 到儋州松林岭修炼, 23岁只身渡海到岛外各地求师, 足迹遍及中国南方, 留下了诸多传说。

白玉蟾的诗才为人称道, 曾有七绝诗《早春》被收入传统蒙学经典《千家诗》。诗作如此写: “南枝才放两三花, 雪里吟香弄粉些。淡淡著烟浓著月, 深深浅浅笼沙。”早春时节, 南面向阳的梅枝开出三两朵花, 正好天降祥瑞, 来了一场雪。在月下的雪

地里体会梅花散发出的清香, 赏玩梅花的洁白, 惬意无比。初开的梅花, 深浅有别, 在月色中各有情趣, 极富朦胧美。

又一年的上元夜, 尽管是出家人, 不甘寂寞的白玉蟾也和普通百姓一样到城里观灯, 在兴奋之余写下《上元观灯二首》: “碧玉融成万里天, 满城罗绮竞春妍。柳梢挂月黄昏后, 夜市张灯白昼然。”“上界天官此按行, 五云深处有箫笙。一轮宝月明如昼, 万斛金莲开满城。”

这两首诗侧重点不一样, 但都情绪饱满。前者写城里元宵节盛况, 满城罗绮争奇斗艳, 张灯如昼, 让人感受到春意盎然、生机无限。后者则极写天上圆月, 照在城头璀璨无比。是的, 在元宵夜, 只有人为的彩灯, 而无皎皎明月, 终究是缺憾。能够随时从人世间、天空中发现诸多小欢喜, 作为出家人的白玉蟾, 其胸襟气度能够感染很多人, 这也是他诗作魅力之所在。

B⁺ 惠洪忆旧很感伤

惠洪一生经历曲折。他14岁时因父母双亡, 依托佛门为童子。19岁于京师试经得度。曾经先后四次入金陵, 开封、太原、南昌, 两次被褫夺僧籍。政和元年(1111年)十月, 因张商英罢相而入开封狱, 被褫夺僧籍, 刺配海南朱崖军(今海南三亚), 政和三年(1113年)遇赦北返。

被刺配朱崖军后, 惠洪在海南滞留一年多, 度过一个春节。除夕夜, 孤独的惠洪是在大醉中度过, 那么上元节又如何呢? 上元节这一天, 惠洪创作了《青玉案》一词: “凝祥宴罢闻歌吹, 画戟走, 香尘起。冠压花枝驰万骑。马行灯闹, 凤楼帘卷, 陆海鳌山对。当年曾看天颜醉。御杯举, 欢声沸。时节虽同悲乐异。海风吹梦, 岭猿啼月, 一枕思归泪。”

倍感凄凉的惠洪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两年前即政和元年(1111年)在京城上元节得以一睹天颜时的壮观与繁华。当时, 他是当朝宰相张商英眼中的红

人, 行至于达官贵人之间, 并不无得意地自诩“我有僧中富贵缘”。如今仅仅两年, 境遇却天壤之别, 自然有“时节虽同悲乐异”的感慨, 一种去国怀乡、凄婉悱恻的情绪催人泪下。像这样的情绪, 在惠洪海南时期的作品中时有体现。

当然, 作为出家人的惠洪毕竟旷达, 在短时间的凄苦之后, 仍然会以炽热之心观察周边的人和事, 并且饱含深情, 比如《初到崖州吃荔枝》: “口腹平生天公见我流涎甚, 遣向崖州吃荔枝。”上天看到自己流口水实在太厉害了, 因此派往崖州(今海南三亚)品尝荔枝。这是真正为海南荔枝代言的诗作, 是惠洪留给海南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忆旧中的感伤, 只不过是惠洪人生中的小意绪, 在短暂调整之后, 他依然会积极看待人生, 否则, 我们就不会拥有这鲜活意蕴的咏荔枝诗。

回及时应令

东方古时的元宵节

■ 赵承宇

东方历史悠久, 在古代, 其行政区域与昌化、感恩两县均有辖属沿革。东方是个多民族的聚居地, 由于各民族习俗不同, 不同方言区闹元宵的习惯有所异同。用一句夸张的话说是, 邻村不同风, 同姓不同俗。

古时东方的各族人民, 把农历正月十五俗称为“年仔”, 也叫“上元节”“花灯节”。各族人民或多或少都沿袭着古时本民族的传统习俗。据《民国感恩县志》记载, 东方境内沿海地区的汉族, 在正月十五这天“张灯制彩扮演故事, 谓之游灯。或无子而思接灯者, 群以此馈之, 谓之赐子。受者则酬之以宴。”在元宵节这一天, “各家各户蒸糕包果、杀鸡宰羊庆贺。古时有钱人家挂灯笼、放烟花。有的村庄举行‘踩火山’和‘求雨问安’等活动, 祈求来年村庄人畜平安, 生产风调雨顺。”(引自《昌江县志》)古时, 昌化县沿海的港口、

圆之夜的日子。(参考《东方人文地理》)

东方境内讲方言的汉族村庄, 古时候每逢农历元宵节这天清早, 村里村外的树上挂满五彩缤纷的花灯, 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装饰灯火满堂的气氛。女人在家包艾粿, 即用艾叶包红糖掺和糯米的粽子或甜糕; 男人则到村口迎花灯回家。人们用花灯祈福子子孙孙, 薪火相传, 军话人家制作的花灯十分讲究, 多有鲤鱼跃龙门、稻穗垂挂、玉米含苞待放等图案, 表达人们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和发财发丁的愿望。到了中午时分, 嫁到外地的女子, 通常都带上好酒和自己做的艾粿, 夫妻双双返回娘家, 表达对父母的感恩之情。有的村庄, 元月十六日上午九点, 开始组织“装春”活动。村里的年轻女子和小孩, 有的戴着金童汉女的面具, 有的戴着各种生肖宠物的面具, 跟随灯笼和舞龙队伍的后面, 一边游行, 拱手贺喜, 一边载歌载舞。全村男女老少在各条村道上夹道欢迎游灯队



南宋李嵩《观灯图》。

C⁺ 苏轼夜游成佳作

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被贬海南昌化军(今儋州), 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量移内地, 在海南度过三个上元节。

宋朝时的上元节异常热闹, 皇帝每年都会到汴京的宣德楼观灯, 各种各样的艺术表演也轮番登场。儋州的上元节也比较热闹。善于交朋友, 而且将儋州视为自己家乡的苏轼, 肯定是很快融入海南当地, 入乡随俗过春节。很有意思的是, 苏轼在自己诗作中记载了三次过上元节的情况。

元符元年(1098年), 苏轼在儋州度过第一个上元节, 并写下《上元夜过赴曹守召坐有壤之别, 自然有“时节虽同悲乐异”的感慨, 一种去国怀乡、凄婉悱恻的情绪催人泪下。像这样的情绪, 在惠洪海南时期的作品中时有体现。

当然, 作为出家人的惠洪毕竟旷达, 在短时间的凄苦之后, 仍然会以炽热之心观察周边的人和事, 并且饱含深情, 比如《初到崖州吃荔枝》: “口腹平生天公见我流涎甚, 遣向崖州吃荔枝。”上天看到自己流口水实在太厉害了, 因此派往崖州(今海南三亚)品尝荔枝。这是真正为海南荔枝代言的诗作, 是惠洪留给海南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忆旧中的感伤, 只不过是惠洪人生中的小意绪, 在短暂调整之后, 他依然会积极看待人生, 否则, 我们就不会拥有这鲜活意蕴的咏荔枝诗。

(1099年)的上元节, 苏轼的状况与前一年大为不同。他已经对儋州的环境比较熟悉, 而且有了一些可以同乐的朋友。几个老书生邀请苏轼夜游赏月, 他欣然同意, 并且畅玩到三更天才兴尽而归, 事后还写下《书上元夜游》。

《书上元夜游》虽然短小, 但精致隽永, 可以媲美《记承天寺夜游》, 兹录于此, 以奇文共欣赏:

己卯上元, 予在儋州, 有老书生数人来过, 曰: “良月嘉夜, 我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 入僧舍, 历小巷, 民夷杂糅, 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 已再鼾矣。放杖而笑, 孰为得失? 过问先生何笑, 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 更欲远去, 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苏轼和几位老书生在月下逛儋州城, 进寺庙, 穿小巷, 发现汉人和黎胞和谐共处, 夜市中卖肉者、沽酒者纷杂, 人流往来不息, 实在是热闹。在这次畅游中, 他体会到, 自己被贬儋州, 幸而实在是太过简单。当年, 韩愈钓鱼而不得, 认为只有到深海才能钓得大鱼。苏轼感悟到, 远近无所谓, 大小无所谓, 得或不得也无所谓, 即便去了大海也未必能够钓得大鱼。随时随地发现快乐, 享受快乐才是有意义的。如此通透, 依然是那个让人觉得活色生香的苏轼。

(作者为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古代人是怎么玩转冰雪运动的

■ 黄金生

中华民族自古便与冰雪有着不解之缘, 很多地区具有悠久的冰雪运动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人不仅学会了抵御冰雪的严寒, 更学会了利用冰雪、观赏冰雪、嬉戏冰雪, 同时, 冰雪也渐渐融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价值体系。

从隋唐开始, 滑雪技能广泛普及于我国北方的室韦、回鹘(回纥)、流鬼、拔野古、拔悉弥等各个民族。

室韦人主要居住在嫩江流域, 地处大兴安岭南, 那里“气候最寒, 雪深没马”。室韦人尚不会耕种, 只能靠猎获鹿獐、肉食衣皮来生活。在漫长的冬季, 江河封冻, 遍地白雪覆盖。在这样的山野追逐野兽, 迫使其掌握了一种巧妙的行动方式——“骑木而行”。

“骑木而行”就是脚踏类似于雪橇的木板在冰雪中行走, 木板一般长4尺、宽5寸, 一左一右, 系在两脚上。这样不仅可以大大提高行进速度, 而且可以防止陷入沟中。据说, “骑木而行”在冰雪中疾行可以追得上奔马。

而居住在长白山以北、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的黑水靺鞨(女真族的祖先), 开始使用“竹马”在冰雪上滑行。其方法是人站在竹片做成的“竹马”上, 手握一根棍棒, 用力一撑就可以向前滑行十几米。“骑木而行”和“竹马”不仅解决了雪地难行之苦, 更为人们增添了冬日乐趣。

唐代生活在今新疆地区的拔悉弥族, “以木为马, 雪上逐鹿”, 木马即滑雪板, 长形或长椭圆形, 前端翘起, 用马皮顺毛向后包于雪板的底面, 用绳或带子缚于脚下。下坡时用杖撑地飞驰; 平地行走, 用双杖交替刺地, 双杖交替滑行; 上坡时, 解下木马, 用手拿着往前走。

当时, 在北部边疆还生活着一个“木马突厥”部落, 从部落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他们是盛行滑雪的民族。《新唐书》记曰: “木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弥列哥、俄支……乘木马驰冰上, 以板藉足, 屈木支腋, 蹴辄百步, 势迅激。”“乘木马驰冰上”较之“骑木而行”, 不仅形象具体, 在骑乘舒适度和速度方面也有所改进。“以板藉足, 屈木支腋”就是现代滑雪板、滑雪杖的前身。“蹴辄百步, 势迅激”, 极具动感的高速运动, 使其进化为体育竞技成为可能。

元朝时, 生活在北方森林中的一些民族会拿着滑雪杖, 站在滑雪板上追逐山牛等猎物。未经过训练的滑雪者可能会在下坡和疾驰时受伤, 而熟练掌握滑雪技巧的人则能飞速奔走。他们还会将滑雪板连接起来, 用来运送猎获的动物, 很像雪橇的雏形。

元代也称滑雪滑冰为“骑木”, 滑雪板称作“木马”。此时的滑具有了明显改进: 木马底部通常包有狗、鹿等动物的毛皮以减小摩擦, 并配有滑杖。这一时期, 一种可以在冰上进行的娱乐、竞技方向发展。

从宋代开始, 冰雪运动便不再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专利。宋代出现了由滑雪发展来的“冰嬉”。《宋史·礼志》中说, 皇帝曾“幸后苑, 观花, 作冰嬉”。这时还出现一种专业工具——“冰床”。当时盛行一种以人力牵拉的冰上游戏, 即在木板上铺一些垫褥之类的柔软暖和的物件, 两三个人坐在上面, 让一个人拉着在冰上飞快滑行, 当时的一些官员以此作为代步工具。

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就曾在沧州目睹过“冰床穿夜”奇观, 惊叹之余, 把这一景象写进了《梦溪笔谈》里。

不过, 与宋明时期相比, 清朝才真正将冰嬉运动发扬光大。17世纪崛起于我国东北的满族一直保持着对冰雪运动的兴趣, 最早形成的满族冰嬉活动形式是“靺鞨滑子”。东北地区气候寒冷, 冬季人们脚穿“靺鞨鞋”, 即将铁条缚于鞋下, 在冰面滑行。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后, 曾于天命十年(1625年)在太子河上举行盛大的冰上运动会, 男子“踢形头”, 女子“跑冰”。满族人的先祖肃慎人捕杀熊、虎、豹、野猪等猛兽时, 猎人将动物的头放在树桩上拜谢山神, 然后烤食兽肉, 食后将兽头拿来踢, 以尽余兴。后来, 熊头多为被踢之物, 此项活动就称“踢熊头”。后又用熊皮、熊毛缝制成球状物, 取代熊头来踢, 所以又可称“踢形头”。在冰上赛跑时, 有的人脚下失控, 跌倒在地, 努尔哈赤观之大笑不止。随后, 努尔哈赤还在冰上举行盛大宴会, 杀牛羊款待参加此次盛会的诸王贝勒及福晋, 直至夜晚才尽兴而归。

皇太极于崇德七年(1642年)正月初八和十五日, 在盛京城浑河冰上, 也连续举行两次冰上娱乐盛会。故清军入关后, 将冰嬉作为“国制”永存, 清室也将此奉为经久不衰的“家法”, 并将这一典制记载于钦定《大清会典》之中。(据《解放日报》, 有删节。)

文史荟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



白玉蟾画像。



苏轼画像。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据史料记载, 早在三国时期就有釉下彩绘的工艺, 当时釉下彩绘颜色为褐黑色。到了唐代, 釉下彩瓷工艺进一步发展, 四川和湖南等地釉下彩绘以多色为主, 浙江和扬州等地釉下彩绘则以青花为主。而真正现代意义的釉下五彩瓷, 得追溯到清末湖南省醴陵。下图即为醴陵釉下五彩瓷空菊荷花花瓶(清宣统), 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清朝光绪三十年, 政府官员熊希龄考察醴陵瓷业, 亲自策划呈请政府拨款, 提出“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四项办法, 同年与举人文俊铎在醴陵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 次年创办湖南瓷业制造公司。公司积极发展, 聘请了景德镇与日本的高级技师, 引进国内外最为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 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创制出真正的釉下五彩瓷。

醴陵釉下五彩瓷瓷质细腻, 画工精美, 清新雅丽, 别具一格, 釉层下五彩缤纷, 画面栩栩如生, 有着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它的问世, 立即得到业内人士和国内外舆论的极大关注和好评, 收获很多大奖。

早期釉下五彩瓷的烧制是采用“三烧制”的烧制工艺, 后面研发了“二烧制”的烧制工艺, 两种工艺各有优点。“三烧制”的烧制工艺最明显的优点就是用石灰釉, 石灰釉的流动性好, 透明度高, 釉面莹润莹彻, 表面光亮、平坦、色彩沉着典雅。“二烧制”工艺是用长石釉, 长石釉相比石灰釉白度高, 釉下色彩的艳度也明显提高, 装饰效果更加清新、明快, 是现在主要采用的烧制工艺。(杨道 辑)

